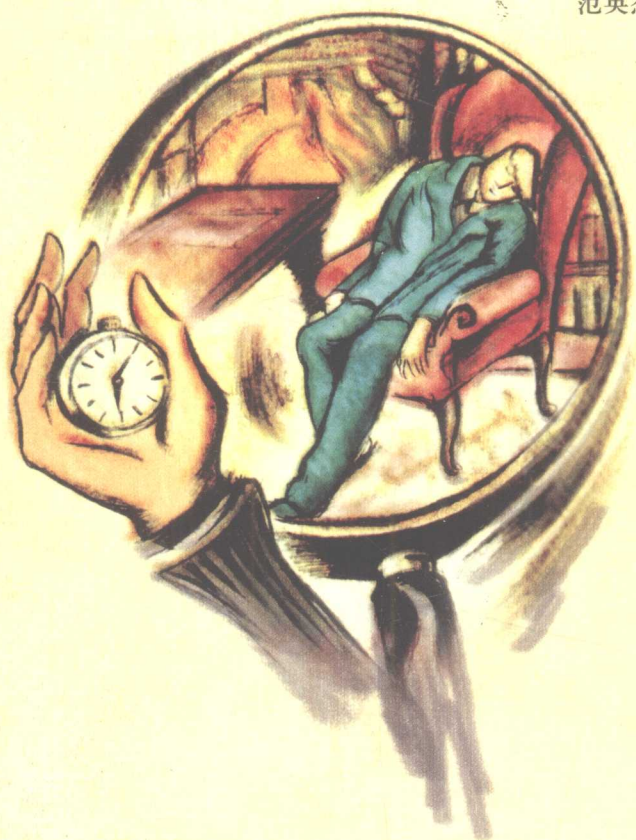


伟大的弗伦奇探长

INSPECTOR FRENCH'S GREATEST CASE

by Freeman Wills Crofts

(英) F. W. 克劳夫兹 著
范英杰 王莉 译



伟大的弗伦奇探长

Inspector French's Greatest Case

(英) F. W. 克劳夫兹 著

范英杰 王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大的弗伦奇探长 / (英) 克劳夫兹著; 范英杰, 王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80225 - 738 - 2

I. 伟… II. ①克…②范…③王… III. 侦探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1803 号

Inspector French's Greatest Case

By Freeman Wills Crofts



伟大的弗伦奇探长

(英) F. W. 克劳夫兹 著; 范英杰 王莉 译

责任编辑: 褚 盟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 × 1230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738 - 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最平实的，最伟大的

伟大的作家

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侦探文学史上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字。他很平凡，因为他不像阿加莎·克里斯蒂或埃勒里·奎因那样“如雷贯耳”；他很伟大，因为他的作品揭开了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序幕——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只不过是这个时代中的某个演员。福尔摩斯对华生医生的评价是：“华生，也许你本身并不能发光，但你却是光的传导者。”与华生不同，克劳夫兹绝对不仅仅是个传导者。

一八九七年，克劳夫兹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陆军军医，一生漂泊，最终客死他乡；母亲改嫁到北爱尔兰，克劳夫兹便在北爱度过了童年。他自幼聪颖，理科成绩优异，十七岁时便在一家铁道公司当见习技师，随后很快成为正式的铁道

工程师。当时正值工业革命完成、英国经济高速发展，能在象征着科技与进步的铁路部门做工程师，克劳夫兹的能力可见一斑。

一九一二年，克劳夫兹结婚，但一直没有孩子。一九一九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休养了很久。疗养期间，克劳夫兹用铅笔试着在笔记本上写侦探小说。他后来回忆，当时“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根本没有希望通过写侦探小说得到什么——这从他卧病在床、使用铅笔和笔记本便不难看出。

病愈之后，克劳夫兹重读了自己的作品，觉得“还不算很糟”。当时正值柯南·道尔爵士的福尔摩斯风靡全球，克劳夫兹受此鼓舞，将这部“病榻之作”投给了出版社。出乎意料的是，作品得到一致好评，于一九二〇年出版，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篇侦探小说——《桶子》。小说一上市便受到读者热捧，销量节节攀升。巧合的是，“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也在一九二〇年出版。这两部小说共同揭开了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序幕，克劳夫兹因此成为了侦探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的伟大人物。

有趣的是，相比于起步艰难、处女作销量“岌岌可危”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克劳夫兹和他的《桶子》可谓大获成功。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说：“克劳夫兹的《桶子》令人们忽略了《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样简单无趣的侦探小说。”这样的评价固然有雷蒙德·钱德勒一贯轻视心理派侦探小说的原因，但从中也可看出克劳夫兹深厚的创作功底。

自《桶子》问世之后，克劳夫兹每年都至少有一部侦探小说出版。他先后创作了《邦森案件》、《木材厂的秘密》、《十二点半从克罗伊登起飞》等作品，并逐步塑造出了“弗伦奇探长”这一成功的

侦探形象。

克劳夫兹在一九二三年成为主任技师，但在一九二九年辞职，专门从事侦探小说的创作。一九三九年他被选为英国艺术研究院院士，一九四九年开始《圣经》中《福音书》的翻译工作。一九五七年，克劳夫兹逝世，享年七十八岁。他一生留下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均为侦探文学史上的不朽作品。

平实的作品

侦探小说是一个流派众多的类型文学。评论者的角度不同，采用的分类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侦探小说可以很简单明了地分为两类：写实派和心理派。

心理派要先于写实派诞生，最早起源于侦探小说的创始者埃德加·爱伦·坡。这一流派选择的故事背景大多远离现实，要么是完全哥特化的虚拟氛围（例如爱伦·坡的作品），要么是现实场景基础上的理想化空间（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解谜过程更是充满了理想主义——侦探的逻辑演绎和心理分析占据主导地位，一切客观证据都要服务于侦探的主观判断和推理。这一流派被英国文学大师、塑造了布朗神父的 G.K. 切斯特顿正式确立，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迪克森·卡尔等都是这一流派的骨干力量。

写实派起源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故事，在短篇黄金时代由奥斯汀·弗里曼创造的“科学神探”桑戴克发扬光大，最终被长篇黄金时代的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正式确立。正如我们在福尔摩斯故事中看到的那样，写实派侦探小说的背景大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案情也比较“容易理解”；侦探的推理往往要依循客观证据，在证据的基础上展开一切逻辑推演。因此，我们会看到福尔摩斯手持放大镜四处奔波——这样的场景在“女王”笔下的侦探波洛身上几乎见不到。

不可否认，心理派侦探小说因为其特有的优势——案件离奇、侦探更具魅力、游戏色彩更加浓厚、结局给人带来的心理落差更大等等——在黄金时代里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但也正因于此，创作难度更大的写实派侦探小说就显得弥足珍贵，而像克劳夫兹创作的如此优秀的写实派侦探小说也就成为珍品中的珍品。

克劳夫兹的作品均为写实派作品，文风平实，注重客观证据，逻辑推导严谨易懂，阅读起来颇有一种难得的充实感。克劳夫兹最善于破解“不在场证明”——这跟他自幼在铁路工作、经常和时刻表打交道不无关系。他笔下的弗伦奇探长经常奔波于英国各地，为的就是寻找哪怕一秒钟的破绽，以此彻底揭穿罪犯精心布设的诡计。写实派侦探小说很少涉及不可能犯罪题材，因为风格的限制很可能会使作品画虎不成反类犬——既没有借鉴到心理派的鲜明特色，又丢失了写实派固有的优势。克劳夫兹却很好地将写实推理和不可能犯罪题材结合起来，创作了诸多经典作品，这不能不说是其天赋和写作功力的最好体现。

而在所有此类作品中，最能体现克劳夫兹创作特点、水准最高的，无疑是这部《伟大的弗伦奇探长》。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括若干篇弗伦奇探长系列故事和非系列故事。这些故事均为破解不在场证明题材，故事精妙，诡计出色，线索明晰，解答高明，堪称典型的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品。其中《包裹》一篇为克劳夫兹和伦敦警方共同创作，警方通过现实中的手段来破解克劳夫兹提出

的虚拟问题，这在侦探小说创作领域和现实的侦破领域都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克劳夫兹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也从侧面证明了他的作品拥有多么鲜明的“写实性”。

褚盟

目 录

1	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
26	彭伯顿先生受人之托
43	平交道口
59	东风
77	包裹
111	普里奥尔瑞别墅风流案
129	登陆卡
143	风衣
153	格鲁兹的杰作
175	延伸阅读：西方侦探小说模式的传承与确立

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

英格兰的人应该还记得一九〇九年秋天发生在西北高速列车上的惨案，当时这列车正从普雷斯顿开往卡莱尔。这起案子因为笼罩着浓重的神秘色彩而名噪一时。

最近，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得以了解这一惨剧的真相，遵从当事人的愿望，我将令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九〇九年距今已经很久了，我首先对这件事做个回顾。

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四，晚上十点三十分，卧铺列车像往常一样离开尤斯顿车站开往爱丁堡、格拉斯哥以及更北方的城市。这是一辆重型列车，很受商人的欢迎，他们喜欢在伦敦结束白天的工作，在旅途中睡觉，抵达北方目的地后还能从容不迫地洗个澡，并在第二天上班前吃个早饭。出事的那天晚上没有什么异常，两个火车头牵引着八节卧车，两节头等车厢，两节三等车厢，两节货车。它们当中一半开往格拉斯哥，剩下的去爱丁堡。

因为下文故事的需要，有必要说明这列火车尾部的结构。火车尾部是去格拉斯哥的货车，车厢很长，有八个大轮子，是列矮而敦实的载重列车，警卫琼斯负责把守这节车厢。紧挨着货车的是一节三等车厢，之前是一节头等车厢，再接着是一节卧车，都标明开往同一城市。这些车厢都坐得很满，尤其是那个三等车厢。整列火车有走廊贯穿，因此列车员在整个旅程中可以、也确实往返穿梭了几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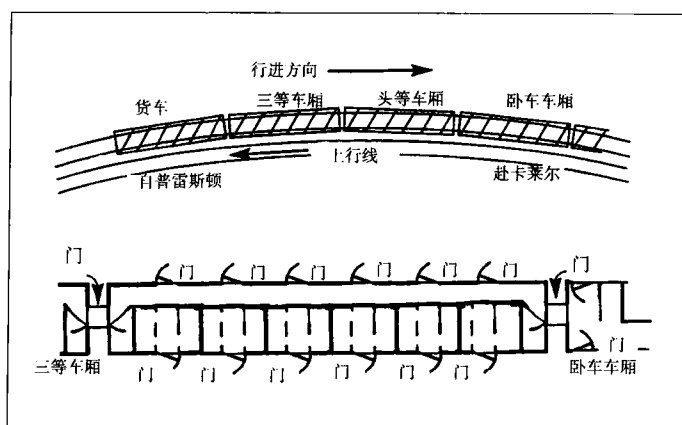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那节头等车厢，它被夹在前面的卧车和后面的三等车厢之间，货车就跟在这节三等车厢后面。这节头等车厢两端各有一个洗手间，并有六个小包厢。挨着三等车厢的最后两个包厢是吸烟车厢，之前是三个无烟车厢，紧挨着卧车的第一个包厢是女士专座。贯穿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走廊在列车行进方向的左边。也就是说，那些小包厢与迎面而来的火车在相邻的一边。（图一）

列车离开尤斯顿站时，夜色漆黑，天空阴云密布，月亮也没了踪影。正如后来人们回忆的那样，干燥的天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然傍晚的时候看上去要下雨，但整晚滴雨未落。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大雨才倾盆而下。

侦探后来指出，在他们看来，再没哪个天气比那天更不利了。坚硬的地面上很难采集到夜里留下的脚印，即使留下了也都被后来的雨水冲刷掉了。

列车按时行进，依次经停拉格比、克鲁和普雷斯顿站。离开普雷斯顿后，警卫琼斯抽空要到前面与爱丁堡的收票员说句话。他离开后面的货车，沿着走廊经过与三等车厢的连接处。

在走廊的尽头，连接头等车厢的通道旁坐着一对夫妇。妻子怀里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她正努力让孩子安静下来。琼斯礼貌地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丈夫说他们的孩子病了，因为怕打扰其他



图一 火车结构以及头等车厢结构

乘客就出了包厢。

琼斯同情地看着他们，打开车厢间通道两头的两扇门，来到头等车厢。这些门都装了弹簧锁，门关上时锁得很牢固。

头等车厢的走廊空无一人。琼斯经过时，他注意到除了女士包厢外，每个包厢的帘子都放了下来。女士包厢里灯火通明，三位女士中两位在读书。

继续往前走，他发现头等车厢和卧车之间通道的两扇门也被锁上了。他打开门，走进通道，随手又把门锁上。在卧车的乘务员包厢，就在刚打开的那扇门里，两个列车乘务员正在聊天。一个在包厢里，另一个站在走廊里。站在走廊的那个往边上挪了挪，让琼斯过去。琼斯站在那儿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与收票员谈完事后，琼斯又返回货车车厢。这次，他看到了和刚才同样的情景——两个乘务员在卧车车厢的尾部，带孩子的夫妇在三等车厢的前端，头等车厢的走廊依然空荡荡的，而且车厢两端的门都是紧锁的。这些随意记下的细节日后都成了至关重要的证据，随着悲剧的展开，故事的神秘感也越来越浓……

当列车行进在威斯特摩兰高地郊外的沼泽地区时，突然开始刹车，这里离卡莱尔还有一小时行程。刹车的力度由轻到重。当时琼斯正在货车车厢尾部检查包裹运货单。他开始以为是临时停车信号，但这个地点太不寻常了。于是他起身沿车厢走到窗边，拉下左手边的窗帘往外看。

火车正好停在铁轨交会处。借着头等和三等车厢走廊上微弱的亮光能看到不远处的路基。就像我前面介绍的那样，那天夜里漆黑一片，除了这一点亮光之外看不见任何东西。铁路这一段正好向右转弯。琼斯觉得另一侧会看得更清楚，于是来到对面窗前沿着前行

方向看去。

看不到信号灯，也看不到任何显示火车停车原因的迹象。但当琼斯的目光回到火车内部时，他发现头等车厢好像出了点儿问题。几个人斜靠在车厢尾部的窗边，努力地将身子探出去并向外挥手。他们的动作很夸张，好像情况严重而紧迫，要吸引人们注意。琼斯立刻穿过三等车厢来到现场，他看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奇怪场面。

走廊还是空的，但最后一个包厢的帘子——也就是他最先看到的那个——被拉起来了。透过玻璃琼斯看到这个包厢里有四个男人。其中面对面坐着的两个都将身子探出了窗外。另外两个在摸索走廊门的插销，好像在试着开门。琼斯抓住外面的把手，刚要帮忙把门打开，突然发现他们手指着隔壁的包厢，于是他来到第二个包厢门前。

这个包厢的帘子也已经被拉起来了，但门还关着。透过玻璃，琼斯发现面前一幕惨剧正在上演。

一位女士正在拼命地拽着通往走廊的门把手。她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惶恐，透着极度的恐惧和惊骇。她拼命拽门的同时还不停地向身后望，好像有可怕的鬼魅藏在身后的影子里。琼斯跑过去开门时，也朝女士身后看去，这一眼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

在包厢的另一头，朝着火车头方向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女人。她软软地躺在那里，头很不自然地向后仰在垫子上，一只手无力地垂在座椅边上。她看上去三十多岁，身穿棕红色皮外套，头戴丝绒帽。警卫几乎来不及瞟一眼这些细节，目光就聚焦在她的额头上。她左边眉毛上方有一个可怕的小洞，血从那里汩汩地流到外套上，最后在座位上汇成一片。显然，她已经死了。

但这不是全部。她对面的座位上躺着一个男人，琼斯判断他也已经死了。他应该是一直坐在角落的座位上，之后向前扑倒，前胸

靠在那个女人的膝盖上，头垂向地面。他的身体不自然地扭曲着，歪歪扭扭像一堆不成形的东西裹在一件灰色起绒的粗呢大衣里。琼斯注意到他头下方有液体一闪一闪地落下，一片模糊恶心的污血很快就在下方的地板上汇聚起来。

琼斯猛烈地用身体撞门，但门纹丝不动。它顽固地立在那里，开了一英寸宽缝隙的门后仿佛有某种诡秘的东西在起作用，囚禁着那个用力叫门的女人和她可怕的同伴。

在她和琼斯努力开门的时候，火车停了下来。琼斯立刻想到可以从外面的门进入这个包厢。

他冲着那个被吓得近乎疯狂的女人大喊了几句，让她安静下来。然后他转身来到最后一个包厢，想穿过那里到铁路上，再从外面的门回到有尸体的包厢。

但他再次遇到了困难，因为那两个男人没能把门打开。他抓住门把手帮忙时，发现厢内两个人已经打开了外面的门，正要下到铁路上。

一个念头在琼斯脑海里闪了一下：这个时候对面会有一列火车过来。为了防止意外，他沿着走廊到了卧车车厢，从那里打开一扇门跳到铁轨上。他叫一个乘务员跟着他，让另外一个守在原地，不要让任何人通过。见到那两个从包厢跳下来的男人后，提醒他们要小心对面的火车。然后四人一起打开了惨剧发生的那个包厢外面的门。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把那个没有受伤的女士带出去，这样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门被尸体挡住了，这个包厢小得最多只能再进去一个人。琼斯打发列车乘务员到火车上找个医生，然后爬上火车。他在告诫那位女士闭上眼睛，然后把那个男人的尸体靠在角

落的座位上。

那是一张看上去很硬朗的面庞，胡须刮得很干净，但整个面部依然很粗糙，鼻子和下巴都很大。右耳正下方有一个子弹穿过的孔。因为挨近头部的缘故，血如泉涌。依琼斯判断，这个男人已经死了。来不及考虑更多，琼斯先后抬起了两具尸体的脚，把他们都放在座位上。这样除了地面上那些污浊的血水外，门口算清理干净了。他用手绢盖住女尸的脸，把地毯的一头卷起来掩住了那些恶心的污迹。

“现在，夫人，请出来吧。”他边说边让女士背对着座位上那些恶心的东西，帮她打开门。门外的人扶她下到地面上。

这时乘务员已经在三等车厢找到了一名医生，经过简单的检查，他断定这两个人已经死了。包厢的帘子被放了下来，通往列车外部的门随即锁上了。琼斯叫那两个跳下车的旅客回到座位上，列车继续前进。

这时消防人员开始沿着火车检查，并通知火车司机还不能彻底解除刹车。后来发现头等车厢的紧急制动盘转动了，这说明这节车厢里曾经有人拉过火车的通信链^①。这样一来就使空气进入了火车管道，正是这些空气逐渐导致火车停车，并阻止刹车完全解除。进一步的调查显示，链子松动的部分在最后一个吸烟包厢里，说明警报一定是这里的四个男人拉响的。制动盘被回归原位，乘客们也都回到座位坐好。经过十五分钟的延迟后，火车重新启动。

到达卡莱尔之前，琼斯记下了头等和三等车厢里每一位乘客的姓名和地址，以及他们的车票号码。这些车厢，连同货车一起被彻

^① 老式火车中贯通每个车厢、位于车厢上方的链子，紧急情况时车厢内乘客可拉动链子使火车制动。

底搜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人藏在座位下面、盥洗室里、行李后面或其他任何地方。

一个卧车车厢的乘务员从离开普雷斯顿到检查结束都守在这节车厢后面的走廊里，他肯定除了琼斯没有任何人经过那里。因此似乎没有必要记录卧车旅客的姓名，但他们的车票号码还是被记了下来。

到达卡莱尔以后，这桩案子被移交警署。头等车厢被撤到一边，门上了锁并贴上了封条。原本在这里的乘客被留下录口供，然后警署展开了更加细致详尽的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更多的真相显露出来。

警署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检查火车停车的周边地区，希望能在沿线发现陌生人的痕迹。他们猜测凶手作案后，在火车停车时下了车，然后穿过乡村，从小路逃掉了。

因此天一亮，一列专列载着侦探们来到了出事地点，他们对铁路以及两边很大一片区域进行了长时间彻底的搜查，但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没有找到陌生人可能落下的任何东西，也没看到一个脚印或任何印迹。我们前面介绍过天气对调查很不利。前段时间的干旱使地面变得坚硬，因此几乎不可能找到清晰的痕迹，就算留下点儿什么也被清晨的大雨冲刷得无影无踪了。

调查受阻后，调查人员把注意力转向附近的车站。距惨案发生地步行可至的车站只有两个，没看到过陌生人。事实上，自从出事的高速列车开过后，没有火车——无论是客车还是货车——在附近的任何一处停留过。也就是说，如果凶手离开了高速列车，那他不可能从铁路逃走。

调查人员接着把注意力转向了乡村公路和相邻的城镇，试图从